

新爱情小说《永远的初恋》系列

明月化佳期

(台湾)

席 施 香



爱像疾风狂卷起沙漠的夜，
抚盖着女性的禁区；

一切都是原始的声音，
失去理智的世界欲望的本能在呼叫。

最新爱情小说“永远的初恋”系列

明月比佳期

席娟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台湾] 席娟 著

责任编辑:王飞

封面设计:曾邦

[永远的初恋系列]

[台湾] 席娟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石家庄装璜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ISBN7—80538—698—6/I·329 定价:6.80 元

内 容 提 要

没有爱的性，只有短暂的麻痺，没有长久的温馨。

许午梅和韩瑶是两个美貌的少女，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但是，为追求金钱，为获取财富，竟然甘心充当男人的泄欲工具。

她们成功了，却拥有了不同的命运，喜剧？悲剧？

韩瑶与许午梅是两位清新甜美的少女，亲如姐妹。韩瑶一年前来香港闯世界，立刻成为影视红星，得意之余未忘记好友午梅，从而在制片人谢创辉面前力荐午梅。

这一天，打扮一新的午梅准时赴约。接拉下了创辉房间的门铃。

房门打开，是一个三十多岁穿着时髦的男人——“请进。”

许午梅一进室内，男人就不经意地打量着她——

许午梅身材高挑，模特儿的专业训练，使她仪态流露出自然的高雅。

她的脸蛋不算挺漂亮，但是电影是种魔术，它能使不好看的女孩子变得美丽。

何况许午梅的脸孔，是一张可以塑造的脸，这才是电影公司最重要的——

“不错。”

创辉点点头——

“抽烟吗？”

“不会。”许午梅甜甜地笑着。

创辉于燃起支烟——

“以前演过戏吗？”

“没有。”

许午梅老实地说：

“不过，我可以学。”

“演戏是要靠一点天份的。”

创辉望着她，用一种奇特带着几分邪意的眼神——“这样好了，我出个情况，来试试你对戏剧的反应。”

许午梅不颖有他地等着创辉的“面试”——

“假设我是个冷漠的男人，”

创辉声音低哑着——

“而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应该怎样挑起我的热情……”

许午梅听了，一步步地走进他。

她先脱掉她的毛衣短大衣，摘下她的耳坠摆在沙发的茶几上，然后她将她艳红润湿的唇，慢慢地凑近了他——

创辉感到耳际一阵温暖——

她的一双纤纤玉手，抚摸着他的身体——

“这种情况，剧本上都不写的吗？”

“不写。”

创辉呼吸急促地——

“完全凭演员的……揣摩”

现在虽然是十二月的深冬，但是饭店的暖气，依然使室内温暖如春。

午梅解开了创辉胸口的第一颗钮扣。

她温热的唇贴近了他。

创辉的一颗心，几乎要跳出喉咙口。

但是他还是压抑住自己。

午梅拉着他，顺势躺在软绵绵的长沙发上——

“你先告诉我，这部电影是‘限级’的，还是‘普级’的。”

“午梅眼脸绯红地问他。

“——台湾是限制级，香港没有关系……”

午梅于是坐在他的身上。

她脱去了上衣、长裙，完全暴露创辉的面前——创辉的呼吸几乎停止。

谢创辉将他手掌摆在她的胸前。

午梅的血液加速在循环着。

午梅低下头，她一边解开他的衬衣的钮扣，一边亲吻着他的滚烫的肌肤。

最后她解开了他的皮带，她的一双手轻抚着他——

“导演该喊停了吧？”

午梅这么问创辉。

“如果他喊NG呢？”

创辉语音颤抖着。

“你是说，我表现的不好？”

“不！”

创辉坐起身，他将午梅靠压在沙发上——

“男人既然被挑起了热情，他也该带羞一点反应吧？”

然后创辉褪下了他皱皱的衣裤，全身赤裸地紧紧地抱住了她——

面对这么一个丰满诱人的胴体。

创辉再也按捺不住他的热情。

他贪婪地吻着午梅，一双手在她身体疯狂摩擦着——

“戏就拍到这里……”

“哦？”

“到目前为止，你演得非常好……”

“这个说，谢先生能介绍我拍电影吗？”

“嗯。”

创辉在她耳边悄声的……

“剩下的，就是合红和片酬。”

创辉拉她起身——“我们能到卧室谈吗？”

香港。

半岛酒店咖啡座。

许午梅和韩瑶坐在一个靠窗的角落。

桌上有两壶茶和一碟精致的点心——

“怎么会想到拍戏？”

韩瑶端起白瓷杯这么问午梅——

“钱，绝对不是原因，对吗？”

午梅把视线移到窗外的蓝天上——

“我要成名，我要他像狗一样爬回我身边，求我再爱他……”

“你是说杰克？”

“嗯。”

午梅痛苦的——

“相信你也听到了些什么？”

影艺界哪藏得住什么秘密？

杰克原来是午梅的男朋友，他们已经同居两年多了。

没想到三个月前，杰克遇见了乔爱蝶，台湾A视公司一位女明星，杰克就像着了迷似的，为爱蝶所俘，从此对午梅冷淡起来——

“当初，你不是不爱他的吗？”

韩瑶这么问。

不错，两年前她们都是蒋韵玲旗下的模特儿。

她们年轻漂亮，模特儿的薪酬不高，但是机会却很多，影视公司大老板，舞会宴席上年轻的公子哥儿，都会被她们美丽的外表所吸引。

杰克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认识午梅的。

杰克是瑞皇家饰的总经理。

瑞皇家饰在台中有三家工厂，以专门外销木制家具著名，另外也兼营欧洲百叶帘和卫浴设备的进口买卖，生意做得相当大。

杰克和午梅的认识，是在一场服装展示会上。

那时候杰克也有个女朋友，他不挺爱她，只是事业成功的男人，身边总要有个女人。

杰克陪倩茵看服装表演，当午梅一出场，杰克就惊为天人，他在服装会的精美小册上，记住了许午梅的名字——

“徐经理，”

上班的第二天，杰克就打电话给他们台北销售部的徐经理——

“我们新进口的那套斯堪地那维亚型卫浴器材，不是正要找一位模特儿吗？我推荐一位怎么样？”

这还有什么话说呢？徐经理立刻遵照杰克的指示，透过广告公司找到了许午梅——

“拍卫浴设备，不是要脱光吗？”

许午梅接到电话羞怯的这么表示。

“怕什么？”

广告公司郑小姐对她说：

“你的身材又不是见不得人？”

女孩子是最喜欢人家赞美她身材的——

“我在你身边，你放心了吧？”

“所有的底片我都得看过，除了商业用，不可以流落任何一张到外面。”

“嘿，你把我们公司看成什么”好歹我们在全中国广告公司排名也是数一数二的吧？”

就这样，许午梅接下了杰克公司的广告——

“这是广告的酬劳。”

拍完片的第二天，郑小姐就交给午梅一张两万元即期支票——

“这家公司总经理，很想请你吃餐饭，你愿意吗？”

“为什么？”

“可能只是谢谢你，可能他们还有一套宣传计划，要请你帮忙。”

回到家，午梅就把情形告诉韩瑶——

“好啊！这种机会当然要抓住。”

韩瑶对她说：

“像杰克这种男人哪里找？年轻、未婚、舍得在女孩子身上花钱。”

韩瑶继续对午梅说：

“有钱和舍得花钱是有很大大分别的，像江承莉，嫁了富商银行的总裁，够有钱了吧？偏偏对她扣得很，买个上十万的东西，还要向他会计申请，有什么用？”

隔天的明晚，许午梅和杰克就约了在敦化北路的莲园吃饭。

午梅已经计厌了这种紧巴巴的日子——

八千块的房租，五千块寄给家用，其他化妆品、服饰、皮鞋哪一样不是钱。

再加上计程车资、喝咖啡，一个月少说也是接上十次以上的服装表演才够。

她当然会听韩瑶的话，好好抓住杰克这个男人。

杰克找她拍广告，又请她吃饭，用意已经十分明显。

而午梅的巧笑倩兮，欲语还羞，也令杰克更加地加紧他追她的脚步——

“待会儿吃完了饭，许小姐，想不想跳舞？”

许午梅用甜甜的的微笑答应了他。

跳舞是最容易拉近一对男女的距离的。

随着音乐的节拍，手掌的相握，他们贴近的身体，表达了彼此的渴慕。

杰克带午梅到一家很幽静的酒廊。

酒廊的客人不多，小型的乐队伴和着柔黯的灯光，再加上一点点的酒意，午梅已经全然陶醉在杰克温柔的眼神里——

“有一件小礼物送给，希望你不要拒绝。”

走向他们的VIP 房间，杰克就一边从皮包里拿出一个银灰色的盒子，一边对午梅这么说。

午梅一打开它，是一个璀璨耀眼的钻戒——

“这……”

午梅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喜欢吗？”

午梅点点头。

然后杰克靠近她，他的双眸渐渐地在她眼前扩大。

午梅没有回避，她知道杰克要做什么，果然一阵潮湿贴近

她的唇。

起杰克只是轻吻着她，最后他用他的舌兴敲开了他的双唇——

那一晚午梅没有回去。

她住在杰克位在天母的别墅里。

醒来的时候，早晨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窗纱，照在午梅的脸庞，那么清新，那么动人——

女人有两种。

一种只需要做一次爱就够了女人，一种是做完一次还会令男人怀念的女人。

许午梅属于后者。

许午梅在床上，由羞怯地拒绝，到放荡地接受，令杰克觉得，她真是位天生的尤物。

她的皮肤丰盈而有弹性，给人的感觉是包了层水似的——眼睛是水，嘴唇是水，连女人最神秘的地方也是水。

杰克真的愿意沉溺其中，永不苏醒。

然而第二天他还要上班，十点钟就要参加一个会议，因此杰克只有穿戴整齐地对还睡在床上的午梅温柔地说：

“小美人，你多睡会儿，晚上我们再一块吃饭。”

午梅的唇角，依然挂着甜甜的微笑。

杰克突然觉得，生命有了新的变化。

以前他觉得，努力的工作只是银行存款数字的变动，而现在，生活对他有了新的意义。

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

昨天晚上，他竟然放纵了自己三次。

但是早晨醒来，他非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生活充满了希

望——“白天你做什么都可以，逛街、购物、喝茶，记住晚上一定要跟我见面。

等杰克一走，午梅也起身穿上来时的衣服。

杰克的这栋别墅里，一定有些佣人或管家，虽然杰克是主人，他也一定交代过了。但是一个陌生的女孩留在这里总是不方便，因此，午梅也急着回去。

临走前，突然午梅发现桌上有一个白信封，信封上写了她的名字。

打开来一看，是一叠钞票，一张便条纸和她为杰克公司拍的广告负片——

“午梅，请不要误会，钱是我身上仅余的现金，你随便买你喜欢的东西，另外那些照片，我不准备用了，我不是说你拍得不好，而是，我会妒嫉，你懂我的意思，我希望今后除了我，没有人能有福气看你那么美的样子……爱你的杰克匆笔。”

当天下午四点，午梅依号摇了杰克留的专线电话，杰克一听到午梅的声音，就欣喜若狂地——

“天啊！你终于打电话来了……”

“你好吗？”午梅声音娇柔地。

“好得不能再好，今天我们又有一批家具外销日本，都是你带给我的好运，告诉我，这一天你怎么过的？”

“上午回家整理一下房子，下午就照你说的，洗了个头，把自己重新打扮了一下。”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再看到你。”

杰克声音低哑着——

“我也一样想你。”

“是吗？”

午梅吃吃地笑着。

男女之间，在激情缠绵的时刻里，总有些绰头。

午梅为了讨好杰克，当然竟尽一切地满足他——

“另外，我还有个重要的决定待会儿要告诉你。”

杰克说。

午梅有预感，杰克会告诉她什么。

果然晚上见面的时候，杰克就对午梅说出了午梅的心意，只是午梅不知道杰克会这么快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搬出来跟我住，我在顶好附近有一栋房子，房子是全新的，我希望我每天都能见到你……”

回忆就像一部老旧的影片，快速在地午梅的脑海中叠映着。

当午梅将思绪由两年前她和杰克初识，拉回到现在，午梅就对与她坐在香港半岛酒店咖啡座的韩瑶说：“起先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他追求我，要我跟他同居，他真的对我很好，给我一栋东区的房子、信用卡、存折，随我买我喜欢的东西。”

“后来呢？”

韩瑶将背靠贴在沙发上——

“难道就为了乔爱蝶？”

“他不全然是为了她，而是——”

午梅痛苦地——

“我突然有个傻想，我以为杰克是真的爱上了我，所以……”

“所以你怎么样？”

“我怀了他的孩子……”

“你……”

“不要说我不小心，我是存心的。”

午梅的眼睫染上了泪珠。

“你没有告诉他”

“当我正想告诉他，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乔爱蝶的事。”

“那你更应该跟他说啊！”

“不！”

午梅的泪水涌出了眼眶——

“我不要用孩子拴住他，这个方法太拙劣，我要他甘心情愿地娶我……”

“你怎么那么傻呢？男人会爱我们，男人不会娶我们，漂亮的女人，只是男人身边的宠物，就像钻戒一样，我们只是他们在男人之间吹嘘的话题而已。”

“我知道……”

午梅声音酸楚地——

“谁都会这么想，乘我们年轻漂亮的时候，在男人身上挖一个是一个，但是你有没想到，人是有感情的，跟杰克相处那么久，说我不爱你，只是为了他的钱，是不可能的，他只要超过三天不到我那儿，我就会焦急、难过、痛苦啊……”

“上帝！”

韩瑶张大了眼睛——

“我看你是真的爱上他了……”

“杰克是很值得一个女人去爱啊！他温柔体贴，做事又有魄力，不然我怎么想怀他的孩子。”

“现在呢？”

“当然只有拿掉它……”

午梅脸色苍白地——

“你永远想不到，一个女人拿掉它肚里还未形成的胎儿的心情，我好像犯了谋杀罪，我杀死了自己的婴儿……”

午梅低下头，声音极近凄楚，泪水大颗大颗地掉落下来。

隔了好一会儿，午梅才平解地仰起头，擦干了眼角的泪痕——

“我恨，我恨他，如果说我是杀人犯，那么杰克就是共犯，我要报复，我要他为我这次的罪愆，付出跟我一样痛苦的代价！”

“那为什么想到要拍电影呢？”

韩瑶不解地问她。

“你忘了！”

午梅对韩瑶说：

“乔爱蝶为什么会打败我，霸占住杰克的心？就是因为她是个明星，男人常常会为了名气爱一个女儿，所以，我要拍电影，我要成名，我要杰克后悔为什么他当初不珍惜我，而追求一个小小的电视明星？”

说乔爱蝶是个小明星是不正确。

在杰克之前，乔爱蝶有个非藉的大富商Alex支持她。

爱蝶的成名，就是在认识Alex之后……

乔爱蝶五年前在“金象牙酒廊”上班的时候，用的是金妮这个花名。

那时她陪客人“外出”的价钱，与一般酒廊小姐没有什么不同，大概五千块就可以一亲芳泽。

美丽的人，不仅仅从忠实的镜子里知道自己的美丽，尤其从男人的眼神与赞美里，更能增加自己信心。

乔爱蝶身材高挑，眼神妩媚，尤其一双修长的腿，更令男人心动，乔爱蝶虽然是酒廊的红牌，但是她还有更大的野心，就是她也想往影艺界发展——

“金妮，你那么累干嘛？我看你没有一天休息吗？”与她在同一个酒廊上班的小雯这么问她：

“你是不是家里有很重的负担？”

乔爱蝶听了就老实地告诉小雯：

“我想当歌星。”

“当歌星要那么多钱？”

“你要知道，我是新人，谁帮我出唱片，出唱片至少要一百万，另外还要找人捧我，招待记者、宣传不都要钱，这还不包括我的治装、造型设计和照片费呢！”

“当了歌星，收入真的那么好？”

“哎呀！我们现在陪男人，拿出五千块，男人好象给我们很大的恩惠似的，等我们成了明星，哼！陪他们吃饭也不止这个